

《最後作孽》 如何逃離荒誕世界？

2011年，香港話劇團在黑盒劇場搬演鄭國偉編劇的《最後晚餐》。狹小逼仄的空間中，一對母子看似平常的一頓晚飯，暗潮湧湧的對話中，卻道出香港草根階層生活的悲涼與絕望。演出口碑爆棚，數度重演，更在近年內先後巡迴至北京、杭州、南京、廣州、武漢、昆明等城市。

《最後晚餐》後，鄭國偉筆鋒一轉，去年首演的《最後作孽》，對準富豪階層，將光怪陸離金錢至上價值觀顛倒的荒誕生活呈現人前。劇作即將重演，觀眾要做好心理準備，大笑過後必定更覺悲涼——我們的世界到底怎麼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話劇團提供

富豪人家困獸鬥

《最後作孽》首演於2015年，其實劇本早於五年前就已完成，輾轉下終於有機會上演，並奪得今屆香港舞台劇獎「十大最受歡迎製作」。

故事講述一個暴發戶家庭，薛先生與薛太太終日忙着賺錢，各自笙歌，對兒子的「悉心安排」全來自金錢的鋪排和物質條件的滿足。一日，補習老師來到薛家大宅為薛公子補習，正巧鬧離婚的薛生薛太相繼回家，三人難得的聚首時光，卻引爆矛盾，變成一次終極的討價還價。

鄭國偉出生草根階層，《最後晚餐》寫來順暢自然，其間的描寫絲絲入扣，「但是世界改變着，不只是草根階層，連上流社會富貴人家也在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已經顛倒。我就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麼一個扭曲的社會。」他說，創作的靈感來自於新聞報道中讓人看得下巴跌下的富二代新聞，「不是吧，這麼扭曲啊！我真的很想講講這個事情，罵醒這個世界。」

要了解、揣摩有錢人的生活，要不停做功課，修正細節，劇本改了又改，由最初的一個小時長度變成最終近兩個小時，其中的矛盾、爭吵亦不斷升級。這次重演，更豐富了薛氏夫婦兩人的戲份，讓所有人物都更加立體。

其中薛太太一角，請來影視紅星余安安飾演，也正憑藉這一個性鮮明的角色，余安安一舉奪得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劇本和角色很吸引人，很反映社會問題。」她說，「因為價值觀的扭曲，衍生出很多其他的問題。特別是一個家庭，如果道德觀、價值觀扭曲，會生出很大的問題，但你卻未必察覺，這才是最恐怖的。」劇中的薛太太歇斯底里地與丈夫分身家，不分到幾個億誓不罷休。余安安形容角色是個「超自私的女人」，「但她有她的悲哀。她以為自己



■《最後作孽》首演劇照

香港話劇團提供



■余安安與鄭國偉 尉瑋攝

為了家庭做了很多事情，其實全做錯了。有時女人會下意識地保護自己，以為金錢就是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法，有了就OK了。但當你有了的時候，才發現不是那回事，它給不了你滿足感和快樂，而你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反而不知道了。」

好戲之人余安安

這是余安安第二次與香港話劇團合作，上一次是2011年重演的《遍地芳菲》。「那一次是群戲，輕鬆很多，壓力沒有這麼大。」這一次，一景到底，三個主要演員貫穿全場，戲份吃重，台詞更密集地像放機關槍，「台詞很精警，有些不是人講的！」她大笑，說好在自己勤力，提前數月就開始準備，等到排練時台詞已經爛熟於胸。

對余安安來說，與影視作品相比，舞台劇有種特別的魔力，「特別是一個演員如果很喜歡做戲的話，它可以給你很大的滿足感，這種滿足感不是來自觀眾，而是來自排演的過程。舞台劇的排練很精雕細琢，不是說電影不精雕細琢，而是相對團隊的磨合比較少。電影很多時候就算沒有對手也會拍自己的戲份，但是舞台劇一定是大家一起去做。我很享受這個過程。由排演到磨合，到爭吵，角色、對白、為什麼要講這句

台詞……很detail。作為一個喜歡演戲的人，這個正正是我喜歡的東西，是我追求的東西。很滿足。又因為舞台劇是整體的，不是自己做了自己那份就行，而要看所有對手，還有整個環境，那種百分之一百八十的集中很重要。」

這次重演，加多了薛太與薛少的對手戲，讓劇中的媽咪更加有血有肉，觀眾會知道這個人物是如何轉變成這樣的。但也因着劇本的改動，在演繹上要重新更加細膩地去捫，「要挖得很深，又不失幽默感」。這讓余安安忍不住吐槽，原本以為重演就是再演一次，最後卻發現幾乎是重排一個新戲那麼複雜。

苦澀的幽默

劇本最出挑的，仍然是它的黑色幽默。「裡面的人很認真地做着很荒謬的事情。又恐怖，又好笑。這就是它的矛盾與荒誕。其實我覺得我的角色很可悲，一點都不好笑，這個戲真的很sad的。我一路讓朋友來看，不是因為我做，而是這裡面的message很好，用一個好的方式告訴你，我們現在就有很多這樣的夫婦、這樣的父母、這樣的細路仔出現，你們好留意一下了。不只一個朋友看完晚上回家和兒子spend some time，我覺得這就是做劇場很好的地方，一場戲，會讓觀眾反思，有些東西帶回家。」

而鄭國偉說，能夠找到余安安來飾演薛太，簡直是「如虎添翼」，「讓人去扮有錢人是很難的，氣質不一樣，這個角色安安姐做來就完全沒問題。《最後作孽》和《最後晚餐》兩套戲，都不是講戲表面的那件事，而是重在塑造人物，要入血入骨地演繹才好看。簡單看，兩部劇其實都沒有什麼大事發生，都是平時的生活，但是要那個人演繹準確才能表現那個生活。《最後晚餐》演了很多場後，兩個演員更加明白人物，每次就會更好一些。」他又笑說和余安安的合作

讓他拿到很多「獨家爆料」，才知道有錢人的生活原來真的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劇本中原來有些不合理的地方，安安姐給了很多建議。比如說銀碼，我已經吹得很大了，安安姐一看——你那個簡直是小兒科。真實狀況是我沒有想過的天文數字。還有人物在生活中的狀態和做法。」

於是我們就和劇中的補習老師一樣，走進那個荒誕的世界，翻盡白眼，笑到捧腹，嘴角卻有苦澀的味道。



■余安安、高翰文在《最後作孽》排練中。

尉瑋攝



■《最後作孽》首演劇照

香港話劇團提供

陳麗珠 素淨空間演繹莎拉·肯恩

錯過了去年大獲好評，本港資深戲劇人、進劇場聯合藝術總監陳麗珠於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讀劇馬拉松》選讀的莎拉·肯恩《4.48 Psychosis》，今年她將之搬上舞台，更演出英語及粵語兩個版本，自然期待。可惜因事，只能看到英語場，未能比較兩個版本的異同。

肯恩這個劇作一般譯作《4.48精神崩潰》，陳麗珠卻選擇另起譯名——《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如斯譯名正好顯示了她對這個劇作的看法——這不是肯恩在精神崩潰時寫下的遺書（她完成這劇本不久便自殺身亡，還不及看完它搬上舞台），而是她在患病時，以無比清醒的心思書寫這個世界。

肯恩這個劇本「自由」得很，也反映了她着重對文字、語言的探索和實驗，而非舞台如何呈現或處理——除了一行行詩般的台詞，沒有特定人物角色、

舞台指示。首演導演用了三位演員，在香港看過的波蘭製作，演員更多，舞台龐大而陰森，頗符合我們對《4.48》場景氣氛既定的想像，但陳麗珠卻反其道而行，舞台相當素淨，金屬桁架面白瓷磚牆，自然叫人想到冰冷無情的醫院，加上架在一旁的鋼梯，更叫人想到這是劇中人思考與觀照世界的斗室/病房。

兩面觀眾席的設計又像是在旁監控着舞台，看陳麗珠如何以身體和聲音去呈現肯恩的文字。這是相當大膽的處理，對演員的要求也相當高。陳麗珠在投入與跳出間處理得不錯，我們在其中看到肯恩文字中的世界，也看到陳麗珠如何消化及融合內裡的意象和心理狀態。不過，當她跳出「角色」，走到台下叫觀眾讀出一段台詞時，那「出」是稍微突兀，若要與當下接軌，將觀眾與劇本呈現的世界連在一起，似乎還需再想想如何處理。至於最後的血洗白牆，視覺效果很強。

雖說這是獨腳戲，但有三位現場演奏音樂，其中一位更聲演了相信是「醫生」角色的對白。現場音樂頗能呼應演出的呼吸與節奏，但總覺得演出太多聲響，人聲、樂聲或兩者交織，自己總覺得寂靜的時間可以多些又或者長些。但整體還是一個上乘的演出，也反映出肯恩這個劇本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演繹可能。

文：江藍



■《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 張志偉攝

鬼才編舞大師馬修·伯恩 攜哥特式《睡美人》首降京城

他被譽為英國最受歡迎、最成功的編舞和導演；創編過世界上演出時間最久的芭蕾舞劇；他曾五次獲得奧利弗獎；他是唯一同時獲得托尼獎最佳編舞獎和最佳導演獎的人，他就是英國鬼才編舞大師——馬修·伯恩。日前，當今國際舞壇最負盛名的編舞大師馬修·伯恩首次抵京，亮相北京天橋藝術中心。

男性擔任主角的《天鵝湖》、吸血鬼翩翩起舞的《睡美人》……馬修·伯恩在古典芭蕾舞名作基礎上進行顛覆性創作的「重編經典」系列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標籤」。雖然馬修·伯恩直到22歲才開始正式接受舞蹈訓練，但是僅僅5年後，他便創建了自己的舞團，以別具一格的融芭蕾舞與百老匯於一體的舞蹈風格，以及令人驚喜不斷的奇思妙想，在高手如雲的英國藝術界闖出一番自己的天地。

對於此次首度亮相北京舞台，馬修·伯恩精心挑選了對他有着特殊意義的大型芭蕾舞劇《睡美人》帶給觀眾。《睡美人》首演於2012年底，2012年是作為由其親手創立的「新冒險舞團」成立25周年的特別之作，從製作到陣容都極盡奢華之能事，以紀念舞團走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歷程。該劇將於9月1日至4日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上演。

正如許多舞蹈評論家所說的那樣，離經叛道並非炒作噱頭，馬修·伯恩對於人物關係、劇情走向自有一套理解，而這才是可以讓他囊括各項大獎的核心。同樣，這一

版《睡美人》在「無足尖」、「哥特化」的第一視覺印象之下，是馬修·伯恩保持原著故事主線又別出心裁的一場新敘事，打破古典芭蕾舞動作模式的編舞給了馬修·伯恩和他的演員們更大的肢體表現空間，去演繹更為複雜曲折的情節。馬修·伯恩也表示，在創作過程中，他更願意和演員一起創作，激發所有人的想像力和創作能力，從而獲得更豐富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他剛在白宮漢宮由查爾斯王子親手授予騎士爵位，這是英國歷史上第一個非隸屬於國家公立舞團的舞蹈家被授予這一殊榮。

引進國際先鋒作品

馬修·伯恩說：「《睡美人》是我最值得驕傲的作品之一，無論你是喜愛古典芭蕾、現代舞、音樂劇、還是戲劇，你都會對這部芭蕾舞愛不釋手。」

全新改編的哥特式浪漫劇情映照着所有的時代：傳統意義上的善惡被重構的劇中人物所顛覆，上演了一個跨越時空的愛情故事，即便是時光流逝也不能將真愛阻隔。這樣「腦洞大開」的故事情節，令舞迷和評論界都為之瘋狂，其驚悚又唯美、柔媚又野性的氣質引來大批粉絲瘋狂追捧。一時間人人爭相想要走進這個充滿着魔法、精靈、吸血鬼、善良與邪惡、愛與浪漫的童話世界。

舞蹈學博士、音樂劇學者、北京舞蹈學院副教授慕羽生動地把馬修·伯恩比作舞蹈界希區柯克，其作品相對於音樂劇「musical」形容成「dancical」，稱其作品為高雅藝術與通俗藝術搭起了一座神奇的橋樑，煥然一新的敘事手法更是讓各個年齡段觀眾都大呼過癮。

今年9月，天橋藝術中心將推出「國際新經典藝術節」，主打國際先鋒作品，同步世界當代經典，力求引進在北京首演的劇目，打造國際化的文化盛事。

在此次《睡美人》的北京演出期間，天橋藝術中心與馬修·伯恩的新冒險舞團開展一項專業層面的合作，面向中國的專業舞者，招收1名舞蹈實習生，到新冒險舞團學習進修，天橋藝術中心將幫助這名舞者申請中英文文化交流的專項基金。

文：北京新聞中心 孫琳



■編舞大師馬修·伯恩 孫琳攝